



医学衷中参西录

张锡纯 著

【 下 】

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中医典籍丛刊

医学衷中参西录

张锡纯 著

【下】

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原第五期第八卷

此卷前半为致医界同人之书,或论医学,或论养生,或论学医之法,或论医学教授之法;后半为医界同人来函,皆系用本书中诸方,或即原方略有加减以治愈诸病而来函相告,或登诸各处医学志报相告者。

致陆晋笙书

晋笙先生道鉴:鲟溪诸著作,炳照寰区,弟捧读之际,恒殷景慕。独惜方域遥隔,未得面聆金玉耳。近阅《绍兴医报》,登有慎重性命之论。洋洋数千言,历指西医之弊,直如温太真燃犀,光彻牛渚。而论中征求同志,历序医界之沟通中西者,弟名僭列其中。夫弟本庸才,原非能沟通中西也。然读先生之论,未尝不抚掌称快也。盖西人虽讲实验,然能验人身之血,不能验人身之气,故西人有治贫血之药,无治贫气之药。夫人之身中气血并重,而气尤为生命之根本,较血更为紧要。西人因无治贫气之药,是以一遇气分虚陷之证,即束手无策,此固西医之大缺陷也。且不独治内伤有然也,外科原为西人之所长,至疮疡非重用补气之药不愈者,西人亦恒对之束手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书记张纪三,因瘟病服药错误,少腹肿疼,后破孔五个,小便时五孔中皆出尿。西人谓须得割剖缝补,大施手术。然用手术时,须先自立情愿书,是不敢保其必无闪失也。因此未敢遽治。迟延数日,肾囊亦肿而溃烂,睾丸透露,遂舁来院中求为诊治。因晓之曰:“此疮溃烂深而旁达,无由敷药。而下焦为元气所存,又不可轻施割剖。然亦无须割剖也,惟多服补助气血之药,而少佐以化瘀解毒之品,俾气血壮旺,自能自内生肌,排脓外出,至所破之孔皆愈,小便自归正路矣。”为

疏方：

生箭芪 天花粉各一两 金银花 乳香 没药 甘草各三钱
煎汤连服二十余剂，溃烂之孔皆自内生肌，排脓外出，结痂全愈。此证始终未尝敷药，而生肌若斯之速者，全赖黄芪补气之力也。西人为无治贫气之药，是以对此等证而不得不为之割剖缝补，以轻试其行险之手术也。又西人对于癫狂、痉痫、神昏等证，皆谓系脑髓神经病，然用药或麻醉其神经，或调补其神经，鲜克有愈者。奉天林布都道尹之哲嗣凤巢，患癫狂证，居大连东人医院，调治年余，东人治以西法，日饮以缣草（即中药之甘松）丁儿，谓系为调养神经之妙品，然终分毫无效。后来奉至院中求治，知系顽痰过盛，充塞其心脑相通之路，因以隔阂其神明也。投以大承气汤，加生赭石细末两半，同煎汤，送服甘遂细末钱半，降下痰涎若干。后间三日服一次，服至四次全愈。又小儿荫潮自京都来信言，治一陆军书记官王竹孙，年四十余，每至晚八点钟，即不省人事，四肢微有抽掣，甚畏灯光。军中医官治以镇安神经药罔效。后荫潮治以铁锈、生地各六钱，煎汤送服人参小块三钱。约服二十剂，病遂脱然。盖此证乃胸中大气（即宗气）虚损，不能上达脑部，以斡旋其神经，保合其神明，所以昏不知人，而复作抽掣也。病发于晚间者，因其时身中之气化下降，大气之虚者益虚也。其畏灯光者，因其肝血虚而生热，其中所寄之相火乘时上扰脑部，脑中苦烦热，故畏见灯光也。是以用人参以补大气之虚，铁锈、生地以镇肝、生血、凉血，未尝用药理其脑部，而脑部自理也。合之以上数则，皆系探本穷源之治法，西人亦知焉否乎？夫弟所著之书，原以衷中参西为名，非无取于西法也，特深异今之崇尚西法者，直以其法无所不善，无所不备。然以弟视之，西医尚在幼稚时代耳。

复宗弟相臣书

深承厚意赠以冉雪峰《温病鼠疫问题解决》一书。细阅之，见其论温病及鼠疫皆精确。其论温病也，详论其脉之变化及谓喉证痘疹皆属于温，诚为具有特识。其论鼠疫也，谓其毒发源于肾，其究归于肺燥，而有阳燥、阴燥之殊，实毫丝不爽。至引证《内经》，又颇见费尽苦心为世说法。盖观寒热篇一岁二岁之文，原为瘰癧致发寒热者言，而其毒发于肾水名鼠疫，即疫毒发于肾水名鼠疫，其理原相通也。愚在奉曾治中国银行施兰孙，浙江人，患鼠疫，肢冷，脉沉迟，舌干亮如镜，精神时明时愤，恒作谵语。知其热郁在中，兼肾中真阴不能上达，投以《衷中参西录》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，又以玄参代知母（玄参不但补肾，其中心白而且空，其味甘胜于苦，又为清补肺脏之要药）。一剂手不凉而脉起，再剂而愈。及观冉君所论鼠疫，肢冷脉沉迟则热进，厥回脉浮数则热退，与弟所治者若合符节，冉君诚近世医界之翘楚也。楚国有才，其信然乎！

复傅鹤皋书

鹤皋先生雅鉴：弟居恒尝谓，卫生之道在培养精神，使精神壮旺以保合全身，自不为外邪所袭，此乃卫生之要着也。及阅本报（杭州三三医报）十五期，读先生之论卫生，诚为先得我心。至论西人之卫生，谓皆求诸外，非能保养人身之本髓，尤为不磨之论。至谓石膏可以消暑，每当热时，日煎服生石膏两余，以消除暑热，识见更高人数等矣。以视夫病遇阳明大热，而犹不敢放胆重用生石膏者，其识见之高下，岂可同日语哉！至弟对于佛老之道，原属门外汉，然心焉好之，偶有所见而登于志报者，非以传道也，实欲藉以访友也。及观先生书中云云，知于佛老之道研究极深，特因功候未到，故心不免有出入耳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无所住而生其

心。”当日佛家六祖即因此一语而悟道，则此语之妙可知。盖无所住之心，即脑中虚灵之元神也。所谓无所住而复生其心者，谓此虚灵之元神，时随目光下照，虽若天道下济光明，无心成化，而仍觉与下焦元气有欣欣相恋之情，其心自不他走，且不落顽空，即抱朴子所谓意双则和，和则增寿也。弟之见解如此，质诸先生，以为然否？

复宾仙园书

敬复者：因令友肾虚不能作强，有碍求嗣，代为问方，此诚不易治疗之证也。按此证向因劳心、劳力过度，且夏日汗出如洗，当此之际，元气已伤，其脚肿者，乃气分因虚不能宣通且下陷也。医者不知，投以滋泥补肾之品，气分愈不宣通矣。夫男子之生殖器，名之为势，纯系气化之贯注以充举之。兹因气分不能宣通，所以气化不能贯注，而更服当归芦荟丸、龙胆泻肝汤以伤其阳分，致阳虚自汗，日久不已，元气益因之伤损，所以其阳不但痿而且缩矣。盖前之阳痿，偶因气化不能贯注，此犹易治；后之阳缩，诚因元气亏损，其元阳之根柢已伤，所以分毫不能用事。夫元阳之根既在元气，若欲元阳壮旺者，自当以培补元气为主。特是人之元气禀于先天（观第一卷元气论自明），非若后天之气，可以药饵补助也。惟内炼家有补助元气之法，静坐之功是也。愚幸粗识门径，试为详细陈之。其法每当静坐之时，闭目存神，默运脑中，自然之知觉随目光下注丹田，《丹经》所谓凝神入气穴也，《佛经》所谓北斗里看明星也。此法要处，在勿忘勿助。盖忘之则一曝十寒，工夫间断；助之则着于迹象，已落后天。故善用此功者，但用脑中之元神，不用心中之识神。元神者，无思无虑，自然虚灵，灵而曰虚，仍属先天。识神者，有思有虑，灵而不虚，灵既不虚，则已落后天矣。元气本为先天之气，惟常照以先天之性光，则元气自然生长，阳事自然兴举矣。所尤当知者，若静坐时心神易走，宜暂持以后天工

夫,用心肾交感之法,使心降肾升,意念欣欣,如婴儿姤女之相恋;移时其心不外驰,可再用功如前。此乃文火、武火相济而为用者也。究之此中消息,宜善自体验,非可尽以言语传也。

至其心跳、耳鸣、便浊诸证,治以日用服食之品,亦即可愈。宜用生怀山药轧作粉,每用一两,或七八钱,凉水调和,煮成茶汤,饥时当点心用之。欲其适口,可加白蔗糖。久之诸病自愈。

复胡剑华书

剑华仁兄雅鉴:著灵子术者系东人。为著此书,精思十昼夜未尝进食,因悟得此术。不但能使周身跳动,即一切器皿,手抚之皆能令其跳动。究之吾中华之哲学,彼固分毫无心得,故于卫生之道亦毫无补益。虽周身跳动时亦形愉快,然适足耗扰精神,是以其人未及中寿而亡。欲明卫生之理,当明以术延命之法。而以术延命法中,有清修、双修之殊。伍冲虚之《天仙正理》《仙佛合宗》,柳华阳之《金仙证论》《慧命经》,清修法也。魏伯阳之《参同契》,张紫阳之《悟真篇》,双修法也。至卫生妙之尤妙者,则又以吕纯阳之妙丹法为最(纯阳书中有更有妙丹法云云)。此乃本阴阳互根之理,以行阴阳裁接之术,只此夫妇居室之常,即均在花甲之年,勤而修之,亦可同登仙箓。此《佛经》所谓“躯壳禅”也,所谓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也。《丹经》所谓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也,所谓“无欲以观其妙,有欲以观其窍”也。然其道仍须得名师传授,不然虽聪明过颜闵,徒索诸篇章无益也。

至贵友之咯血六年,病势已危,原属不治之证。初所用泻心汤,虽系治吐血之良方,而用于此证实难取效。后所用之山药、赭石、花蕊石、龙骨、牡蛎诸药,亦极稳妥,其如病证之不可挽回何?事后追维,自疑用药之未能尽善,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,究之用药何尝有误哉?因思凡咳而吐血者,其治法当先注意止其咳嗽。弟凡遇咳嗽而吐血者,若其脉象虚数,恒用生怀山药细末煮作粥,送

服川贝母细末。一日之间,山药约服至二两,川贝末约服至六七钱(川贝不苦,不难多服)。若服之觉闷者,可服西药含糖百布圣钱许,如无此药,可服鸡内金细末钱许。若觉热者,可嚼服天门冬二三钱,其咳嗽往往能愈,咳血之证恒随之同愈。其有咳血仍不愈者,可再用三七细末与赭石(忌用醋淬,宜用生者轧细)细末等分和匀,开水送服二钱。其有热者,用生地数钱煎汤送服,辄能奏效。因其咳嗽既愈,咳血亦不难治矣。然此仍论寻常咳血也。若兄之友,其咳血六年,虚弱已极,又不可以此概论也。

复王肖舫问《内经》注疏何家最善书

昨蒙寄书,虚怀下问《内经》以何家注疏为最善。弟于《内经》注疏诸家,所见无多。自陈修园于注《内经》家独推张隐庵。考张氏之注,原鸠合其一时同人共成之,似较他家注疏为优。然其中谬误穿凿之处,亦复不少。盖《内经》一书,虽传自开天辟地之圣神,实互相授受,至春秋之末始笔之于书。其迭次授受之际,约皆有所附会,与经文以俱传。是以《内经》之文有非圣神不能言者,有近于战国策士夸张之语殊鲜实际者。而注之者,必皆一一视为圣神语录,逐句细为诠释,此谬误穿凿之所由来也。是以愚生平读《内经》,虽挨篇遍读,实非遍记,亦不留意注疏。而每读至精华之处,直觉其言包罗万有,不但为医学鼻祖,一切后世种种学问,实皆属于《内经》之中。至偶有会心之处,恒若迥出注疏之外者。有如弟生平慕哲学,而泛览群书莫得宗旨。后读《内经》至《四气调神篇》,有曰:“使志若伏、若匿、若有私意、若己有得。”乃恍悟养生之道,更触类旁通,并知佛经所谓应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者亦此义,道书所谓“意双则和,和则增寿”者亦此义也。又尝观西人论地为球形,人处于地之上下,实无分于上下,其语甚奇。及读《内经·五运行大论》,帝问:“地之为下否乎?”岐伯曰:“地为人之下,太虚之中也。”帝曰:“冯(音凭)乎?”岐伯曰“大气

举之也”数语，乃知人在地上者，固以地为下，即人在地下者，亦以地为下，故岐伯谓地为人之下也。继之，又释之为太虚之中，原大气之所包举，实无所为上下也。西人之讲地学者，早包括于《内经》数语中也。兄果有志研究《内经》，正不妨寻章摘句，择其至精至纯之处，借以淪我性灵、益我神智，此所谓会心处不在多也。况《内经》精纯之处，其光华流露，如日月经天，朗朗照人，令人心目俱爽，无事费心索解，自能豁然贯通，又何须乎诸家之注疏哉！

复相臣哲嗣毅武书

毅武老世讲青及：来函已收到矣。志学情殷，恳恳欲奉愚为师，夫愚之医学，岂足为人师哉！然良骥呈材，志在千里，而识途之效，或有时少资于老马。愚今年过花甲矣，少承家训，自幼学即留心医药，至弱冠即为人疏方，浮沉医界者，四十余年。犹幸精神不衰，记忆如旧，诊病余暇，即研究医学，而心力能到之处，亦时启新悟。今特即管窥所见及者，为世讲粗陈习医门径，其大纲约有三则。

一在明药性。《神农本经》为讲药性之祖，胜于后世本草远矣。然亦间有不可靠之时，或药性古今有变更；或地道生殖有优劣；或因古人书皆口授，次第相传，至笔之于书时，其中不无差误。故欲审定药性，须一一自家亲尝；或临证时检对证之药但以一味投之，以观其效力。拙著《衷中参西录》中，恒单用生石膏数两，退寒温大热；单用山萸肉数两，治气虚汗脱；单用生山药数两，治阴虚灼热；曾单用菱仁数两，治外感结胸；曾单用赭石数两，治呕吐兼结证上下不通，若此者非行险也，皆几经尝试，确知其药之能力性质，而后敢放胆用之，百用不至一失也。至于猛烈有毒之药，虽不敢轻施于人，亦必自少少尝试，渐渐加多，以确定其药性何如，乃知书之所谓猛烈者，未必皆猛烈；所谓有毒者，未必皆有毒，故《衷中参西录》中所用生硫黄、生水蛭诸药，而皆另有发明也。

一在调药方。古人之方,恒大寒大热并用。如《伤寒论》栀子干姜汤,栀子、干姜并用;附子泻心汤,附子、黄连并用;生姜泻心汤、甘草泻心汤,皆干姜、黄连并用。又如《金匱》风引汤、小青龙加石膏汤,皆干姜、石膏并用。至肾气丸,本方原干地黄(即药房生地)与桂、附同用,取其凉热相济、水火均调以奏功也。后世改用熟地,因其性偏于热,又恒去桂、附为六味丸,性虽和平,而一派滞泥,较之八味之原方迥不如矣。由斯知古方大寒、大热并用,原各具精义。《衷中参西录》中拙拟之方百余,多系步趋先民规矩而少参新解,可细阅也。

一在审病机。一证之随时更变,始终原不一致,贵以吾人之精神息息与病机相赴。如《衷中参西录》第六卷载治一少年伤寒,已过旬日,阳明热实,大便燥结,原是承气汤证。因脉数,恐降后不解,投以白虎汤,一日连进二剂,冀其大便因凉润自通也。至晚九点钟,火似见退,而精神恍惚,大便仍未通下。再诊其脉,变为弦象。夫弦主火衰,亦主气虚;知此证清解已过而大便仍不通者,因气分虚弱,不能运行白虎汤凉润之力也。遂俾单用野台参五钱煎汤服之,须臾大便即通,病亦遂愈。又载治一年过七旬之媼,得伤寒七八日间,其脉洪长有力,表里俱热,烦渴异常,大便自病后未行。因其年高且烦渴太甚,不敢遽用降药,投以白虎加人参汤。二剂,大便随通,一日降下三次。病稍见愈,而脉仍洪长。细审病因,当有结粪未下,遂单用大黄三钱煮数沸服之。下结粪四五枚,病从此遂愈。又载治一少年患伤寒,经医治愈,因饮食过度反复,三四日间,求为诊视。其脉洪长有力。投以大剂白虎汤治愈,脉静身凉,毫无他证。隔两日,复来相迎,言病人反复甚剧,有危在顷刻之虞。因思此证治愈甚的,何遽如此反复?及至见其痰涎壅盛,连连咳吐不竭,精神恍惚,言语错乱,身体颤动,殓服已备。诊其脉象和平,微嫌胃气不能畅行脉中。因恍悟曰:“前因饮食过度而复,此必又因饮食过少而复也。”其家人果谓有鉴前失,

所与饮食诚甚少。愚曰：“此次无须用药，饱食即可愈矣。”时已届晚八点钟，至明饮食三次，每次仍撙节与之，病若失。统观以上三案，若少涉粗心，不能细审病机，即可误人性命。是以愚每临一险证，恒心力尽瘁。古人云良工苦心，愚于医道原非良工，然对于病机疑似之间，莫不惨淡经营，固四十年如一日也。此不足为外人道，可为世讲粗陈之耳。

复冉雷峰问创建医学堂规则书

雪峰仁兄雅鉴：为创建医校，殷殷驰书下问，足见提倡医学之深心也。特是弟才庸识浅，何敢言千虑一得，而重违兄命，敢略陈刍蕘之言以备采择。汉赵充国云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此论用兵也，而用药等于用兵，故学医者亦耳闻不如目睹。医学学校当与医院并立，合为一事，以医院中大夫充医学学校中教员。众学生平日闻于师者，及见师之临证处方与所言者，若合符节，所治之病又皆能随手奏效，则学生对于经见之证，异日经手自疗，自然确有把握也。所可虑者，教员讲衍，无善本讲义可遵，不得不仍取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》《金匱》诸书为讲义。然如此以教学生，取径太远，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，不能卒业，即使能卒业矣，果能得心皆应手乎？是以弟在医院中教导学生，不敢徒慕高远，惟授以拙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俾其自阅，于难领略处亦间为讲解。其中一百六十余方，需以三年之久，大抵学生能历睹弟用诸方以治愈诸证，是以三年期满，皆能行道救人。此非谓《内经》《难经》诸书可废也，因古籍紧要之处，已粗搜罗于拙著之中而便于领会也。我兄医界国手，负时重望，当广搜群籍撷其精，参以西学择其粹，独出见解，发古人所未发，补中西所未备，撰为医学新讲义，以教导生徒，诚千古之慧业也，济世之仁术也，岂不美哉！兄其勉旃，弟日望之矣。

复刘希宪书

捧读瑶章,对于拙著溢分誉扬,不禁感愧交集,至推为知道,尤不敢任受。今之同善社非不佳,而弟未入者,诚以自古设坛讲道,对大说法,止言清修工夫,此性学也。至有能于性学甚了悟者,而后秘密传以命学,此在释家为秘宗,在道家为教外别传。试观释家五祖传六祖时,因其偈语悟彻性功,然后夜半放舟湖中,授以命功,其慎密竟至如此。今即入同善社,其秘密者能骤闻乎?盖但修性功,可使灵魂长存而不能化身,若性命双修,此身可化为玲珑,体步日月而无影。久之此身化为清气,可步云凌空,古所谓白日飞升者此也。究其道之入手,不外大易一阴一阳,互为之根二语。盖阴以阳为根,则阴可长存,阳以阴为根,则阳可长存,此天地之所以永久不敝也。人果能学天地互根长存之理,则亦可长存矣。由此知独修一身者,固非房术采炼损人利己者更非矣。

宗弟相臣来函(名树筠,直隶青县张家营人)

自庚申年在鄂督署得览《衷中参西录》第一期大著,钦羨无似。历试诸方,莫不应手奏效,如鼓桴之相应,真活人之金丹,济世之慈航也。今闻我兄又撰医论,凡同人本大著诸方及或有加减治愈之病证,皆可附载篇末,藉资参考,弟谨将数年来仿照《衷中参西录》治愈之案,择录数则寄呈。如有可采,并乞附载医论之后,实为荣幸之至。

定县吴锡三偕眷寓汉皋。其妻病,服药罔效。时弟服武昌督署务,诊其脉,浮而无力。胸次郁结,如有物杜塞,饮食至胃间,恒觉烧热不下。仿第二卷首方参赭镇气汤之义,用野台参六钱,赭石细末二两。将二药煎服,胸次即觉开通。服至二剂,饮食下行无碍。因其大便犹燥,再用当归、肉苁蓉各四钱,俾煎服,病若失。

芦台北涧李子芳,年四十二岁,壬戌五月间,因劳碌暑热,大

便下血，且腹疼。医者多用西洋参、野于术、地榆炭、柏叶炭温涩之品投之，愈服愈危。小站王绍圃，余友也，代寄函询方，并将病源暨前方开示。余阅毕，遂为邮去痢疾门中所载菩提丹四服。每服六十粒，日服一次。未几，接复函，谓服毕血止，腹疼亦愈，极赞药之神妙。近年用此丹治赤痢及二便下血，愈者甚多，神妙之誉非溢美也。

胞妹路姑，年四十余岁，体素瘦弱，久患脾胃湿寒，胃脘时觉疼痛，饮食减少，常作泄泻，完谷不化。因照泄泻门中益脾饼原方，为制一料，服之即愈。为善后计，又服一料，永久拔除病根。

侄女秀姑，已于归数载，因患瘵病证成劳，喘嗽不休，或自汗，或心中怔忡，来函索方。余揣此系阴分亏损已极所致。俾先用虚劳门一味薯蓣饮，每日用生怀山药四两，煮汁两大碗，当茶频频温饮之。不数剂，喘定汗止，咳嗽亦见轻。继又兼服泄泻门中薯蓣粥，作点心用之，渐渐全愈。其祖翁亦业医，问此妙方出何医书。答以二方皆出自友人新著《衷中参西录》。因索书观之，大为叹服。余亦因知此二方之妙，后恒用之以治虚劳，救人甚夥。

河间裘幻因，年二十八岁，聪敏善书，寓天津。患咳嗽吐血，且咯吐甚多，气分太虚，喘息迫促，上焦烦热，其脉大而无力的右部尤甚，盖血脱而气亦将脱也。急用吐衄门保元寒降汤，加青竹茹、麦门冬各三钱。一剂血止。至第二剂，将台参五钱易为西洋参一钱，服之而愈。方病相投，效如影响，洵不误也。

河间刘君仲章，久仕鄂，年五十余岁。漏疮甚剧，屡治不痊，后兼泄泻不止，盖肠滑不固，故医药无灵。诊其脉甚小弱，渐已成劳。嘱其用泄泻门薯蓣鸡子黄粥。一剂泻止。三服，精神焕发。十数日后，身体复原。此后凡遇虚泻久不愈者，用之屡收特效。

湖北督署韩承启，庆轩寅友也。其夫人年六旬，素多肝郁，浸至胸中大气下陷。其气短不足以息，因而努力呼吸，有似乎喘，喉干作渴，心中满闷怔忡，其脉甚沉微。知其胸中大气下陷过甚，肺

中呼吸几有将停之势,非投以第四卷首方升陷汤以升补其大气不可。为录出原方,遵注大气陷之甚者将升麻加倍服。一剂后,吐出黏涎数碗。胸中顿觉舒畅。又于方中加半夏、陈皮,连服三剂,病遂霍然。盖此证因大气下陷,其胸肺胃脘无大气以斡旋之,约皆积有痰涎,迨服药后,大气来复,故能运转痰涎外出,此《金匱》水气门所谓“大气一转,其气(水气即痰涎)乃散”也。从此知《衷中参西录》实为医学家不可不备之要书也。后大气下陷证数见不鲜,莫不用升陷汤加减治愈。

鄂督王子春将军之如夫人,年十九岁,因殇子过痛,肝气不畅,经水行时多而且久,或不时漏下。前服逍遥、归脾等药,皆无效。诊其脉,左关尺及右尺皆浮弦,一息五至强。口干不思食,腰疼无力,乃血亏而有热也。遵将女科调经门安冲汤去芪、术,加麦冬、霍石斛、香附米,俾服之。二剂血止,六剂后食量增加,口干、腰疼皆愈。继将汤剂制作丸药,徐徐服之,月事亦从此调矣。

湖北医兵张某,患历节风证,西医名倭麻质斯,服其药年余无效,步履艰难,天未凉即着皮裤。诊其脉,浮数有力,知为经络虚而有热之象。遂用痿废门加味黄芪五物汤,遵注热者加知母,又加生薏米、鲜桑枝、牛膝、木通。服一剂觉轻减,三剂离杖,五剂痊愈。近年用此方治痛风、历节证,愈者甚多。若无热者,即用书中原方,亦甚效验。

津寓献县刘姓之婴孩,抽绵风不已,夜半询方。知病危急,适存有沧州敝号春和堂按小儿风证门所制定风丹,与以少许。服之立止,永未再犯。后屡用此方皆效,真保赤之良方也。凡药局中皆宜照《衷中参西录》所载原方,预制此丹,以备不时之需。

相臣哲嗣毅武来函(名燕杰)

前阅《绍兴医报》,有我师赐示习医门径三则。捧读之下,顿开茅塞。尊著《衷中参西录》第三期,受业反复细阅,方案之后所

加精微诠释,莫不口诵心维。偶有会悟,辄能得心应手,临证之际,即获效果。是知《衷中参西录》一书,奥妙无穷,特患不能精心探索以领取也。今敢即管窥所得,可实见诸临证者,详录数则,以质夫子。至审病用药之处有未尽合者,仍乞赐教。

族嫂年三十余岁,身体甚弱,于季春忽患头疼,右边疼尤剧,以致上下眼睑皆疼,口中时溢涎沫,唾吐满地。经血两月未见。舌苔黏腻。左脉弦硬而浮,右脉沉滑。知系气血两虚,内有蕴热,挟肝胆之火上冲头目,且有热痰堵塞中焦也。为疏方用尊著药性解赭石下所载治安东何道尹犹女之方加减,生赭石细末六钱,净山萸肉五钱,野台参、生杭芍、生龟板、当归身各三钱。一剂左边疼顿减,而右边之疼如故。遂用前方加丹皮二钱,赭石改用八钱。服后不但头疼悉愈,且口内涎沫亦无,惟月经仍未见。又改用赭石至一两,加川芎二钱服下,翌日月事亦通。夫赭石向在药物中为罕用之品,而此方用之以治头疼,以治痰涎堵塞,以治月事不见,皆能随手奏效,实赭石之力居多。然非吾师对于赭石尽力提倡,极口赞扬,燕杰何能用之而左宜右有哉!

又津埠三条石宋氏妇,年将四旬,身体羸弱,前二年即咳嗽吐痰,因不以为事未尝调治。今春证浸加剧,屡次服药无效。诊其脉,左部弦细,右部微弱,数近六至。咳嗽,吐痰白色,气腥臭,喘促自汗,午后发热,夜间尤甚,胸膈满闷,饮食减少,大便秘结,知其已成劳瘵而兼肺病也。从前所服药十余纸,但以止嗽药治其肺病,而不知子虚补母之义,所以无效。为疏方用《衷中参西录》首方资生汤加减,生山药八钱,玄参、大生地、净萸肉各六钱,生牡蛎、生杭芍、生赭石各四钱,于术、生鸡内金、甘草各二钱。煎服二剂,汗止喘轻,发热咳嗽稍愈,遂将前方去牡蛎,加薏仁、地骨皮各三钱,山药改用一两,赭石改用六钱。连服十剂,诸病皆愈,为善后计,俾用《衷中参西录》泄泻门薯蓣粥方,用生山药细末八钱煮粥,调白糖服之,早晚各一次。后月余,与介绍人晤面,言此时宋

氏妇饮食甚多,身体较前健壮多矣。然此病本不易治,故服他医之药数十剂,寸效不见。乃病者喘逆迫促,竟能重用赭石以镇安其气,何用药之奇而奏效之捷也?燕杰答曰:“余得名师傅授耳。”介绍人似未遽信,因为详细述之,乃大叹服。

又族兄泰,年三十余,素强壮无病。壬戌中秋,因在田间掘壑,劳苦过甚,自觉气力不支,即在壑中吃烟休息,少缓须臾又复力作。至晚归家时,途中步行,觉两腿酸木不仁。及至夜间,两腿抽疼甚剧。适生在里,其弟扣门求为往治。诊其脉,迟滞而细,号呼不已,气逆不顺,身冷,小溲不利。遂用《衷中参西录》活络效灵丹方,加白芍三钱,桂枝尖二钱,生姜三片。一剂腿疼大减,小便即利,身冷亦退。再剂,霍然全愈。

又天津西门外王媪,年五十七岁,右膝盖部发炎,红热肿疼,食减不眠。其嗣如珍延为诊视。至其家,闻病者呼号不止,口称救命。其右脉洪数有力,心悸头眩,舌苔白而腻,大便三日未行,小便赤热。按此足征湿热下注。予以活络效灵丹,加生石膏六钱,知母、怀牛膝、生薏米各四钱,甘草梢一钱,嘱服一剂。次日自能来寓,其疼减肿消,夜已成寐,尚云右臂酸疼,又即原方加青连翘、金银花、油松节各二钱,服之全愈。

又族侄妇,年二十余,素性谨言,情志抑郁。因气分不舒,致四肢痉挛颤动,呼吸短促,胸中胀闷,约一昼夜。先延针科医治,云是鸡爪风,为刺凶门及十指尖,稍愈,旋即复作如故。其脉左部弦细,右部似有似无,一分钟数至百至。其两肩抬动,气逆作喘。询知其素不健壮,廉于饮食。盖肝属木而主筋,肝郁不舒则筋挛;肝郁恒侮其所胜,故脾土受伤而食少。遂为开《衷中参西录》培脾舒肝汤。为有逆气上干,又加生赭石细末五钱。嘱服二剂,痉挛即愈,气息亦平。遂去赭石,照原方又服数剂,以善其后。

又族姊适徐姓,年三十余。有妊流产,已旬日矣,忽然下血甚多,头晕腹胀,脉小无力。知为冲脉滑脱之征。予以《衷中参西

录》固冲汤，加柴胡钱半，归身二钱，服药三剂即止。俾继服坤顺至宝丹以善其后。

又族婶母，年四十余岁，身体素弱。因境遇不顺，又多抑郁。癸亥十月下旬，忽患头疼甚剧，已三日矣。族叔来舍，俾生往诊。及至闻呻吟不已，卧床不起，言已针过百会及太阳两处，均未见效。其左脉微细如丝，按之即无，右脉亦无力，自言气息不接，胸闷不畅，不思饮食，自觉精神恍惚，似难支持，知其胸中之大气下陷也。其头疼者，因大气陷后，有他经之逆气乘虚上干也。遵用《衷中参西录》升陷汤原方，升提其下陷之大气，连服数剂全愈。

又天津裕牲堂药局同事曹希贤，年二十五岁，自春日患吐血证，时发时愈，不以介意。至仲冬忽吐血较前剧，咳嗽音哑，面带贫血，胸中烦热，食少倦怠。屡治罔效，来寓求诊。左脉细弱，右脉则弦而有力，知其病久生热，其胃气因热上逆，血即随之上升也。为开《衷中参西录》寒降汤方，为其咳嗽音哑，加川贝三钱。连服二剂，病大轻减。又服二剂，不但吐血已止，而咳嗽音哑诸病皆愈。

又族嫂年三十五岁，初患风寒咳嗽，因懒于服药，不以为事。后渐至病重，始延医诊治。所服之药，皆温散燥烈之品，不知风寒久而化热，故越治越剧，几至不起。后生于腊底回里，族兄邀为诊视。脉象虚而无力，身瘦如柴，咳嗽微喘，饮食减少，大便泄泻，或兼白带，午后身热颧红，确系劳瘵已成。授以《衷中参西录》第一卷首方资生汤，加炒薏仁、茯苓片、生龙骨、生牡蛎各三钱，茵陈、炙甘草各钱半。服二剂，身热、颧红皆退，咳嗽、泄泻亦见愈。后仍按此方加减，又服六剂，诸病皆痊。嘱其每日用生怀山药细末煮粥，调以白糖服之，以善其后。